

目 录

发刊词

广州市郊区管辖区域的演变·····	资料组 (2)
抗日英烈卫国尧·····	张 奇 (5)
禺北三烈士殉难记·····	梁伯彦 (9)
伍观洪生平概述·····	伍时升 (11)
胡汉民传略·····	罗冠群 (19)
我所知道的李福林·····	黄干甫 (27)
刘永福在沙河·····	姚瑞英 (40)
邓世昌衣冠墓·····	姚瑞英 (43)
记女青年诗人张乔·····	金 人 (45)
吴隐之与贪泉·····	梁颀之 (48)
石井桥栏认弹痕·····	陈汝忠 (50)
琶洲塔话旧·····	林一峰 (52)
芳村胜景杂忆·····	陈思齐 (53)
访梅花之乡——萝岗·····	李春晓 (56)
造福桑梓情意深·····	王隆辉 (59)
穗郊墟镇掌故·····	老家棠、陈魏忠 (62)
我们对编撰《穗郊区志》的浅见·····	(75)
编后记·····	(78)

发 刊 词

《穗郊文史》第一辑，今天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周恩来总理在五十年代就指出征集和编印文史资料是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刘澜涛同志又指出：“要从人民政协这个统一战线组织的特点出发，要重视党外朋友提供的材料，如各民主党派、知识份子、科教人员、原工商业者和其他爱国人士等提供的近代史、现代史的资料。这是政协系统组编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和重点。离开这个特点和重点，就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历史交给我们的任务。”这些指示，是我们编辑工作的方针，我们正肩负着这一光荣任务而认真工作。

广州郊区是广州市属的一个行政区，有城有郊，以郊为主，风光秀丽，物产丰富，加之出国华侨和港澳同胞为数众多。从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国内战争，至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各个时期，我区都出现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值得搜集和整理；有许多可歌可泣的光荣事迹，值得载之史册，留给后人。

本刊是不定期的刊物。举凡本区的历史沿革、政治事件、农林建设、工商活动、侨乡变迁、文物考证、名人轶事、名胜古迹、著名土特产、社会风俗习惯等等，均在征集之列，渴望各界人士给予支持和来稿。

为尊重作者的创作自由，本刊发表的文字，一般保持原作者的观点，不加改动。但这些观点，只能代表作者本人，并不是本刊也完全同意这些观点。是非自有公论，对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的评价和提法，留待读者自行分析。

由于经验不足和编者水平所限，错误和疏漏之处，势所难免，诚望各界贤达之士多予指正！

广州市郊区管辖区域的演变

资 料 组

广州市郊区位于广州市周围，环抱市区。北部东部和东北部向外伸展，以东北部最为深入，西部南部地带则比较浅短。东部与增城县相接，西部与南海县交界，北部与花县接壤，东北部与从化县为邻，南部与番禺县隔江相对，东南部连接黄埔区。全区土地面积为二千二百五十四平方公里，属珠江三角洲地带，1985年上半年有人口约110万，区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均在市内中山二路东平大马路8号大院办公。

广州解放后，市委先成立郊区工委，负责清查、整顿与恢复工作。1950年6月，广州市区进行第一次调整，将全市二十八个区划为十六个区，其中市区八个，郊区七个，水上区一个及一个直属沙面办事处。七个郊区是：西村、三元、沙河、石牌、新洲、沥滘和芳村。市府成立郊区办事处，统一管理各郊区工作。1951年土改完成后，郊区的中心工作是发展农业生产，因此市府将郊区办事处改为农林处，并将原来七个郊区合并为白云、西村、新滘、芳村四个区。1953年3月土改复查结束，为适应国民经济和生产建设的发展，市府除保留原有的新滘、芳村二区外，将白云、西村区合并，仍称白云区，另把番禺县的黄埔，车陂、鱼珠等四十五个自然村划入郊区，成立黄埔区。

1954年6月，市委撤销芳村区建制，将其手工业和工业部分并入南区，将农业部分并入新滘区。1955年3月，市府

农林处改为市人委郊区办事处。1956年，经过农业合作化运动后，农村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人委决定撤销黄埔、白云、新滘三个区的建制，同时撤销郊区办事处，将原有65个乡镇和办事处合并为16个大乡、2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将三个区合并建立新的郊区人民委员会，以加强对郊区工作的统一领导。1958年1月，为有利于广州迅速建成社会主义工业生产城市和华南工业基地。原郊区16个乡合并为鹤洞、沥滘、新洲、三元、沙河、东圃、横沙等7个大乡和五山、黄埔港等2个办事处。省府又将番禺县禺东禺北地区的17个乡、1个镇和增城县1个乡划归郊区。同年八月，郊区把24个乡1个镇合并成立13个人民公社，实现政社合一。1960年，由于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开展，市委撤销中区和郊区，调整市区区域，成立4个中心区（东山、越秀、荔湾、海珠）和3个郊区（芳村、黄埔、江村）。1962年，市委再次决定将芳村、黄埔、江村等3个区合并为一个郊区。1965年，曾一度将远郊的江村、人和、石龙、太和、竹料、钟落潭和江高镇划归花县，以利粮食高产片的统一领导。经过两年的实践证明，这样做并不妥当，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1967年1月，市委再次将上述地区划归郊区管理。1966年5月以后，文化大革命中，党委、政府被夺权，郊区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1975年5月，为适应黄埔地区工业和港口建设的发展，将郊区萝岗公社7个大队组成南岗公社，并将东圃公社黄埔片划出七个大队组成黄埔公社，与秀丽农场等成立黄埔区。粉碎四人帮以后，拨乱反正，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近年来，为了适应开放政策和市场建设的需要，1985年5月，国务院批准把郊区原来的芳村地区和天河地区

划出来筹建芳村区和天河区，今年五月又将原郊区的新滘区（包括赤岗街）划给海珠区。芳村区有人口十二万六千人，面积为42.6平方公里，是我市的工业、仓库和港口基地之一，也是我市重要的花卉研究、生产、销售基地。天河区有人口二十三万，面积102.5平方公里。根据广州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天河区将成为广州未来城市的中心、将全面开发综合配套，其中有科研文教区、体育中心区、新型工业区、商业服务区、农果蔬菜区、居民住宅区和森林绿带区等。除已划拨出的地区外，目下郊区面积约有八百多平方公里，人口约64万，仍然以农业为主，工副业次之，第三产业则日益发展。

抗日英烈卫国尧

张 奇

卫国尧出生于番禺县沥滘村（现属广州市郊新滘区沥滘乡）的一个地主家庭里。他的母亲祁瑞娇，幼时因家贫父丧，卖身为人婢女后，转卖到卫家作妾，称为四奶。她生下国尧不久，丈夫又娶了五奶，母子遭到歧视和虐待，大家庭的人又互相勾心斗角，争吵时起，使幼小的国尧早就萌发痛恨封建家庭的思想。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五年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第一次国内革命斗争，卫国尧在小学里读书，他听过一位进步老师跟乡绅辩论。乡绅说：“还是皇帝好，没有皇帝天下会大乱。”老师立即指出皇帝专制、人民遭殃的大量事实，使这个乡绅哑口无言，他也受到很大的教育。不久，沥滘乡成立农民协会。当农会组织群众控诉地主恶霸的时候，小国尧到场观看，他听到邻居大伯的控诉，地主只借给大伯五十斤谷，两年后却要交还二百多斤，大伯又曾拼命给地主干了几十天活，而工钱分文不给。大伯据理力争，反被打得遍体鳞伤。这活生生的事例，使国尧对地主恶霸更加痛恨了。他拿着小红旗跟着大家高呼：“推翻封建制度”，“打倒地主恶霸！”

一九二六年春，国尧到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书。这时候，广州市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他多次和进步同学参加游行示威和集会宣传，同时参加了读书会，和江耀、余章等同学开始阅读革命书刊。一次，有个地方的农民惩办当地的反动

头子，被国民党军警镇压，右派刊物说是“平定叛乱”，附中的右派学生刷出“祝贺胜利”专刊。国尧便和进步师生一起拿起笔杆针锋相对地贴出了《民主》墙报，报道事实真相，指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国尧因此被扣上“煽动通匪”的罪名，被校方记了大过，派特务盯梢监视，他于是愤然回家。

封建的父亲想用“软索”把国尧捆在家乡，就分给他一份田产和一笔结婚用款，国尧看着这些契据和现款，思绪万千：这是剥削贫穷乡亲的钱怎能乱用？国家如此衰弱，人民如此受难，怎能贪图个人享乐？他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于一九三四年，东渡日本留学。他勤奋好学，特别喜爱马列主义的书籍，还参加了郭沫若主办的学术专题讲座，又从事翻译《历史唯物论》等书，积极宣传马列主义的真理。这些行动引起日本反动派的注意，暗中派警察监视他。幸得老校长和师友的帮助，才免受迫害。这时候，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前夕，他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回国。次年，他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取得联系，并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救亡运动。先后被派到武汉长沙等地工作，不久回粤，参加我党在南雄举办的“广东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旋派到中山九区地方抗日武装组织任大队附兼中队长，担负着武装斗争和统战工作。一九四二年初，他奉党的命令把武装队伍开进中山县五桂山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

为了把抗日游击战争引向广州市郊，党派卫国尧回沥滘建立秘密据点。当时沥滘村有姓卫的十个恶霸，平日横行霸道，人称为“十老虎”。他们与驻沥滘的日军警备司令吉田

大佐互相勾结，朋比为奸。国尧回到沥滘时，吉田和“十老虎”之流对他存有戒备。但国尧善于与他们周旋，打麻雀、开宴会，面面俱圆。他以地主少爷、留日学生、国民党少校军官的身分公开活动，只说自己讨厌官场，才回乡经商和侍奉高年的母亲，用此来消除人们对他的猜疑。他把组织给他的五千元活动费，先恢复他父亲开设但已经倒闭的“怡和”碾米厂和停办了的小学，自己担任碾米厂的经理和小学校长，聘请两个党员来小学当教员。还办了一间小文具店，安排党员卢德耀做该店老板。把另一个党员安置在碾米厂做会计，把广游二支队派来的交通员安插在碾米厂当伙计，秘密建起了党支部和情报站。晚上，有时在家里召集学校教员和进步青年以学英语为名，讨论组织群众、套取情报和打击敌伪顽势力的办法。从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青年中秘密组织起“学习会”、“识字班”，在农民中组织“关帝会”、“兄弟会”，在店员中成立了“同心会”等党的外围组织，动员一批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伍，壮大抗日力量。

卫国尧机智超人，当他看出地方实力派卫轮秋与“十老虎”有矛盾时，就暗中支持卫轮秋去制约“十老虎”，使顽敌势力陷于分化，便于我方进行活动。其时，广州日寇的特务机关，派来一个姓汪的文化特务，潜入学校，企图监视国尧等人的活动，很快便被国尧察觉并把他翦除，使日敌失去了耳目。由于同心会会员的支持，他们在沥滘财源茶楼摸清了“十老虎”每年必在清明节集中到火烧园扫墓的情况，从而制订出“擒拿十虎”的方案。之后，国尧到五桂山区参加整风学习。四四年春，广游二支队在沥滘乡党支部的紧密配合下，根据卫国尧的“擒虎”方案，在清明节那天，终于把

“十老虎”中的八只老虎（老大卫金润、老二卫金汝漏网）擒拿归案，附近廿四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

此后，国尧被调任广游二支队番禺大队长，从一九四三年夏到一九四四年夏，国尧率领队伍多次神出鬼没地袭击日伪据点，曾活捉番禺伪县长冼尧甫，吓跑新任伪县长陈河清。又夜袭市桥，打得“市桥皇帝”李朗鸡落水潜逃，为南番顺一带的抗日战争写上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四四年七月，部队在离市桥廿里的植地庄集结，准备再次袭击市桥日寇据点，不料被汉奸何月英告密，鬼子调集了一个联队包围植地庄。国尧正患瘧疾发着高烧，可是他面对十倍于我的日伪部队，毫不畏惧，奋起指挥部队英勇战斗，激战一昼夜，使敌人伤亡惨重，最后在翻越塔沙岗突围时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卅一岁。

国尧同志是党和人民的好儿子，是抗日锄奸的英雄。他光辉的一生，将与珠江长流，云山永在！为了纪念卫国尧等烈士们，解放后，植地庄人民先后在塔沙岗建起了纪念碑，在村头设有纪念馆，塑造了卫国尧烈士石象，供人们瞻仰。

禺北三烈士殉难记

梁伯彦

1950年初，华南地区刚刚解放，禺北一带的地主恶霸、土匪特务的残余势力还很嚣张，他们竟敢在良田乡杀害我秋征工作队的六位同志。这一事件，马上激起群众们极大的义愤。番禺县军管会为此派出县文工团一个小组到达禺北，宣传党对解放区的方针政策，发动群众，为快将开展清匪反霸运动作好准备。在三月里的一天，该小组的莊鑒、张冰、郑云、李卓才等四人深入到匪首张明（绰号狗肚明）的老巢——龙塘村，原来早一天已约定在当天召开群众大会的，可是由于匪徒们的胁迫，到时青壮年纷纷逃去，家家关门闭户，不敢出来开会。这时候，龙塘小学一个教师挽留他们教小学生唱歌跳舞，同志们不虞有诈，毅然答应下来了。一直到下午三时左右，当同志们离开村子的时候，几十个匪徒突然出现，向他们开枪。因为李卓才同志去村里一间小食店买东西未回，他们三人只好一边应战，一边撤退。由于敌众我寡，三人都先后负伤，便被敌人掳走了。上级得知这个消息，立即调动第四野战军311支队漏夜包围龙塘村，进行搜索和营救，东寻西找，直至天亮，一点影迹都没有。后来才查出万恶的匪徒把他们藏在黑森森的丛林里，私设刑堂，百般毒打，威迫他们讲出我们队伍的情况。但同志们坚定不屈，宁可忍受多大的痛苦，也不泄露半点秘密。匪徒以张冰是一个女子，认为她软弱可欺，转向她开刀作为突破口。她顽强抵抗，敌人一个一个地割下了她的十个手指，她还是缄口不言。你看，敌人是

多么的凶恶，多么的残忍啊！就这样，莊鑒、张冰、郑云三位同志都给匪徒一一杀害了。

莊鑒同志出生在粤东革命老区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在华侨第二师范读书时，已开始接受革命的教育，解放前冒险进入东江解放区参加粤赣湘边纵队，安排在文工团担任舞台装置组组长，入了党，牺牲时二十二岁。张冰同志是兴宁县人，读过高中，她哥哥张青宏是参加革命多年的共产党员，在他的帮助影响下，她由兴宁跑到番禺市桥，参加革命工作，入了团，牺牲时十九岁。郑云同志是中山县人，参加工作后，不顾年轻体弱，经常在黑夜里拿着枪杆站岗放哨与敌人展开斗争，牺牲时才十七岁，也是共青团员。

解放后，竹料区政府在烈士牺牲处建起一座纪念碑，每年清明节，当地学校的师生和群众纷纷前往瞻仰，老一辈的同志则把烈士殉难的事迹向青少年宣讲，激发他们敬仰先烈，热爱祖国的情。

莊鑒、张冰、郑云三烈士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伍观淇生平概述

伍 时 升

伍观淇、旧名冠球，字庸伯、乳名熙泰，广州市郊区即前番禺县禺北（慕德里司）南浦乡人，生于公元1886年，卒于1952年，享年67岁。

观淇少聪颖，读书辄冠同侪，曾在广东高等学堂肄业，嗣因与数同学用扑满（瓦缶、从其隙入钱，满则扑破出之，故称扑满）蓄钱举办公益，在开扑满大会上，有扑灭满清之言论，为学堂当局所忌而被开除。乃弃文习武，入广东将弁学堂毕业，成绩优异，被任为广东新军四标营管带（即营长），约近三年。为求深造，辞职至北京，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改称陆军大学研习，头角峥嵘，誉满全校，可以比拟者，仅北籍齐燮元一人，故校中有南伍北齐之称。辛亥革命后，即离校南下，投效姚雨平部，又转入南京临时政府参谋部任职，致力于建立民国的的工作，以实现其前在广东高等学堂已有之“扑满”素志。迨清帝退位，大局奠定，乃重返原校继续攻读，作为陆大第一期毕业生。毕业考试，系以兵团野战实习行之，兵团各级将领，自排长至总指挥，均由主考官就同学中点名派充。同学尽派毕，最后，他派为总指挥，足见学校重视和信任。毕业后，在原校任教官兼参谋部第三科长，主管空军，北京南苑航空教练所亦隶其下，为我国初办空军之领导。我国航空事业，由其亲手浇灌萌芽，逐渐茁壮，厥功不少。又曾参与我国宴会外宾，宴会间，同席各国外交武官，躬于魁梧，每多夜郎自大，一次，宴罢游园，他与各国武官比武为戏，竟获全胜。自此，外人对他的敬佩异常，对国人亦不敢轻

视，自大之气始敛。后值袁世凯企图称帝，其党羽策动所有在京文武官员联名上书劝进。他正义凛然，不肯阿附，同僚心为之危，每多劝勉，他即指出改制复辟，有伤国脉，竟拒不签名，挂冠不仕，时人皆称为骨鲠之士。

他与同学邓铿友善。邓氏任粤军第一师长。1920年曾电京邀请回粤任参谋长，他婉辞不受，转介绍李济深充任。1921年由京挈眷回粤，任广州军警督察处总参议，协助处长叶举整顿广州治安秩序。当时来粤之滇桂湘豫各军士兵，良莠不齐，在广州违法乱纪，滋扰人民之事不断发生，他大力肃清。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大总统。领导革命，1921年底闻他在穗，即征聘出仕，他对孙中山先生素所敬仰，为协助完成革命事业起见，毅然应邀在总统府任职。北伐军兴，陈炯明阴谋叛变。在形迹未露、流言已多之际，他忧愤异常，曾经至陈氏总部举出流言为问，力数其非，拟将陈氏枪杀。继念其叛行未发，言谈间，陈氏似已受其感动，态度有所改变，一场祸乱，或可避免，始终止杀念。然仍将欲杀初衷当面直言无隐。陈氏闻之，敬礼有加，不敢执罪。事后恒对人言，伍先生公忠坦白，实为罕见之士，表示敬佩。不料陈氏后来贼心不死，竟公然叛变，叛军炮轰总统府，他在府中与各官兵奋勇抗击叛军，直至弹尽援绝。及中山先生安全离府，继而府宇被轰倒塌，变成火海，始逾垣脱险而出。中山先生兴办黄埔军校，初曾拟以校长名位相委，但他功名心薄，未肯应聘，只协同筹备，并任短期副官长（即总务部主任），迨蒋介石到校，即解职而去。他射击术甚精，曾与当时来华辅助工作之俄顾问鲍罗廷及其他各部官兵参加射击比赛，屡次获奖金牌多枚。

民国初年，禺北乡村常有械斗，盗匪四起。他回粤初期，即着意为桑梓肃清匪盗，平息械斗。首先成立禺北民团筹备处及养成所，由各乡选送青年人所训练，作为骨干。随即公布：（一）凡存有枪枝，不务正业之新旧匪盗，一律限期缴械自新，不究既往；（二）逾限抗拒自新者逮送法办；（三）各乡如再有械斗发生，立即派兵戡平，所有被毁民房死伤人口，概由互斗之乡负责赔偿。办法公布后，不出三月，禺北全境，即告平靖，人民生活，安定无忧。后复办理习艺所，收容流氓、地痞，教以工艺及农作，使之生产有术，不致为害地方。并历任禺北区公所委员及乡事调解委员会主任，乡里纠纷，于焉以息。地方治安就绪后，即着手兴办教育，首先在本乡办理慎修学校，教育儿童，其时番禺、花县附近尚未有学校之设，乡邻子弟争求就读，蔚为风气之先。后复办理工读班，培训待业青年，由他亲董其事，自此，乡中文化水平提高，人材亦渐涌现，成效卓见。

他与同学李济深友好，李氏常以师礼待之。李氏执政南方，力挽出仕，但他自甘淡薄，以客卿名义相佐，不肯遽居实位，曾任西江督办及梧州善后处参议。北伐期间，李济深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兼第四军军长，他亦以少将总参议名义相助，担任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1926年秋起，先后兼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广东省筹赈处长、广东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长，广东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席。1928年李氏入京期间，他代理广东省政府主席，至李氏回任为止。1929年陈铭枢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陈与李氏北上会蒋途中，在港伤足留医，他又代理省政府主席，直至1930年陈氏回任始行交卸，原兼省府委员等职仍继续工作，至1931年始退出省府。旋

应香翰屏邀请为陆军第二军及广东中区绥靖公署顾问。1936年冬任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主席，为广东农业合作化开凿先河。

抗日期间，初任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二区统率委员，号召地方民众起来抗日，提出“粮食通融，公款公用，及龄受训有枪皆团”四项主张，民众翕然景从。1938年日寇南侵，广州沦陷，国军全部北撤，他独亲自统率禺北民众武装在流溪河沿岸作战，堵截日寇北犯，相持十余日。江高一役，日寇调集陆海（橡皮艇）空三军由从化迂回流溪河北岸，攻我腹背，我方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始向西转移，日机仍尾随轰炸，他愤恨异常，亲举猎虎枪连续向之射击，至敌机遁后乃止。猫儿头之役，事前他亲临前线巡视队伍，离开后，敌军闻报，误以为他尚逗留，星夜调集陆海（橡皮艇）空三军攻我驻地，我队与之苦战一昼夜，敌军卒不得逞。所属武装，旋编为广东第二区游击纵队，继复编为第四战区后称第七战区挺进第四纵队，均由他任司令，于三水鹿和设立临时后方根据地，而以番禺、花县、从化、增城四县及广州市郊一带为活动地区，与敌周旋，直至抗战胜利为止。其间战役较显著者，自江高及猫儿头之役开始后，继如赤白泥之役，敌寇104师团一个旅团配合海（橡皮艇）空军来攻，我队勇猛反击，歼敌甚众。良田之役，夜袭敌阵，消灭伪军一大队，生擒日军中尉深丁为雄一名，击毙深丁之妻及日顾问官各一名。鱼窝头之役，激战七昼夜，击毙伪军队长梁财仔一名及敌伪军数十名，烧毁其所驻棚厂十余座。清远之役，协同友军驱逐日寇，收复县城，挺四队伍为入城先锋，创立首功，其时队伍系以“一泰”为符号，城中群众见之，欢称一见泰平。此外如

步云阁之役，围困日军联队两天，歼敌多名。枕头岭之役，歼敌数十名。统计作战大约三四百次，歼敌难以数计，生俘敌官兵二三十名，战马多匹，其他战利品多种。敌俘每谓戒备虽严，然仍不免被袭伤亡损失，军中视挺四游击队为至可畏云。所获战俘及战马先后递解战区司令长官部，战俘解至韶关，群众万人空巷，争相观看，夹道欢呼伍观淇司令不愧为民族抗敌英雄。抗战中后期，敌军屡次北犯，他先后率队在花县赤泥、白泥、狮岭、象山，旧花城及三水永平、大塘锦咀、埠街、清远、石角、山塘、四会寻园等地阻击敌人，每战临危不惧，亲临指挥，成绩居全省各挺进纵队之冠。抗战期间，官兵生活及所处环境，至为艰苦，他揭出“勤俭公勇”四字为队训，以身作则，勉励所属共同度过难关。并于三水念塘设立干部训练班，提高官兵素质。同时在此举行追悼阵亡将士大会，抚慰遗孤，激发后死官兵斗志。

抗战胜利后，他率队重返粤北，出示“国土重光，禁省牛王，（广州方言，指为非作歹）如敢故违，枪杀当堂”，立将沦陷期间地方不靖恶氛，一扫而空，乡人额手称庆。继复派队清铲烟苗，厉行禁赌，将地方毒害陆续荡尽。所属队伍，一部编为县属武装，一部遣散归农。他旋被选为番禺县参议会议长，并兼粤北建设委员会主任，从事桑梓兴建工作。

解放前夕，他看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默许旧部在番从等地从事游击。响应解放事业；并策划于解放军未到蒋军尽撤期间，维持当地治安秩序。迨大局奠定，乃响应号召，将所存械弹全数缴交人民政府。

他博学多闻，诸子百家及中西新旧学说，均曾览习。中

年，在京弃官求学，曾就儒佛道耶稣天主各教，分别寻访名家，请教探研，以求解决人生思想应走之道路。经过反复研究和选择，终归落实到儒家方面。他体认到孔孟教人如何为人之道，归纳地说即修身为本之道，才是人民大众所共同适切需要，而又是人人均能用功学习的传统学问，于是舍弃其他，专一就此钻研，并贯彻到实践中去。平生立身行事。常以“言忠信，行笃敬”自勉，以“劳谦、君子有终吉”训其子女，并以强恕学舍名其书室。盖取“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之义。他一生都是“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未尝须臾偏离。对孔门大学一书义理，尤能独得精奥，系统发扬，常开讲学会，将其心得传播于人。讲学时，同学僚友，先进后生，均争集听，咸认为宋明以后，对我国道统，实为出类拔萃、继往开来之一人。其讲学记录，经抗战及文革运动，已散失无存，现仅有解放后在京讲述梁漱溟先生为其记撰之“礼记大学篇伍氏学说综述”及“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两文。

他素性廉洁，绝不贪财，所历职位，固不凭借权力营私舞弊，即节余办公费亦点滴不私，归还公有，曾将广东筹赈处结束时节余巨额公费、及战后国际救济总署所拨救济巨额余款返纳归公，为最显著。为官数十年，两袖清风，一生粗衣淡食，从未有建一屋，买一田，而于贫苦人民，则常多赈恤，对抗日员兵家属，亦有粮食补助，其廉洁奉公，关心人民疾苦，于此可见。

他于1937年远在解放前，即在其本乡倡议土地分耕，公箱共管，认为所有公私田亩，应平均分给农民耕种，公尝收支，应统一共管，不能由少数人垄断把持。其时乡中有个别